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

居竹軒集四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成廷珪撰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　舊鈔本　黃蕘圃舊藏

元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

編類

黃氏手跋曰此句曲外史詩係予友金心山所

蓄者心山山爲吳庠生與予同與歲科試因相識焉然但知其能文而餘所善則未之知也後于親友案頭見有單條小幅奇花異卉寫物生動之趣溢于楮墨方知其善于繪事而予與心山蹤跡不甚密因未曾以尺素相求客歲聞心山已死殊爲惻然後書友有携舊書來者云是心山物并于雲溪友議未見心山手跋知爲文瑞樓金星軺之孫藎家故藏書卽散亡之餘亦不失惓惓愛書之意用是重其人以重其物而于是册聊著梗槩云蕘圃黃丕烈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七卷 舊鈔本　閩吳樹舊藏

元張雨撰

陶宏景在齊梁時掛冠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性雅淡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詠盤桓尤喜著書賦詩旁通陰陽醫藥之術朝廷屢徵不起世以高尚稱之後七百餘年當元盛時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錢塘來句曲負逸才英氣以詩著名格調清麗句語新奇可謂詩家之傑出者也當是時以詩文名世者若趙松雪虞道園范德機楊仲宏諸君子以英瑋之姿凌跨一代

喈鳴于館閣之上而流風餘韻播諸邱壑之間貞居以豪邁之氣超然自得獨鳴于邱壑之間而淸聲雅調聞諸館閣之上諸君子亦嘗與其唱酬往還雖出處不同而同爲詞章之宗匠譬如軒輊詎知其孰先而孰後耶矧貞居博學多聞襟懷蕭灑故大夫士多景慕而樂道之也夫隱居貞居時世先後好尙問學似未可以同日語然隱居之淸風高節貞居之雅度逸才亦可謂前春而後應豈非句曲山淸爽之氣鍾秀于二子歟以吾夫子中庸之道修己治人之學金聲

玉振之文昭著于天地使其學道而望洙泗之科猶未易量也至若奔競功名蹀躞聲利醉生夢死不自覺者則二子之風度將追嚴子陵陸修靜之武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子其庶幾乎貞居張姓雨名伯雨字貞居其自號句曲外史世人稱之也吳郡徐達左序

錢氏手跋曰元句曲外史集 四庫書目所載正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共七卷是本卷數雖同斷非 四庫書目所載之本其第七卷內詩餘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頁半

疑屬徵君樊榭手補尤足寶貴細審其所補之
來本大約出自珊瑚網及鐵網珊瑚書畫正續
題跋記三書居多其硃筆是丁龍泓徵君之筆
無疑更所謂趙一清校則不能知其所在矣予
昔年曾見外史手書詩稿兩冊當時念念不及
錄出一副本定然與此集大有異同之處若得
彙爲一集則爲外史全集之大觀也明虞山毛
氏所刻元人十集遂江可將是一校尤善然毛
刻斷不能如是本之富耳丁酉十二月初四日
快讀一過因爲記此夢廬錢天樹

僑吳集十二卷 舊鈔本

元括蒼鄭元祐明德撰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于杭于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闔一主乎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汩汩乎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既壯來僑于吳比老乃裒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爲之序徽不敢辭肅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僑于吳矣夫吳

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
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淯財賦强而盛故達官貴人豪儁之士與夫羇旅逸客無不喜游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力之美觴詠嬉娛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于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

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詠嬉娛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倚異乎人之倚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倚所以發而為文亦有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于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歧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絕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于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于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爲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于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出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爲之文哉徽郁閩先生嘗以文師承于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

戴公此二公學摹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
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
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
乎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
其中矣奚必果僑于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
是以名編爾徽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
吳累世矣然于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
于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爲之言是集
也爲古今詩銘箴讚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
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

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

徽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詠物詩一卷 舊鈔本

元謝宗可著

詩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其心乎詩自三百篇降漢晉以來至唐宋而聲律悉備沿至于今益以義理正之風雅其道然矣本朝金陵謝宗可爲詠物詩數百篇涵蓄精微詞必新理必正字必工事必謹綺靡而不傷于華平淡

而不流于俗于是求公之心槩可見焉予居宣城或見之亟以念誦記而後已竊爲之評曰晉謝眺幽襟逸懷故詩多清新李賀唐王孫故詩多富貴觀公之于詩又能兼之至正癸巳汪澤民題

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 舊鈔本

元陳樵撰盧耕子友編輯

周旋序 正德戊寅

案鹿友子集有 國朝董肇勳刊本卷二缺出塞曲夜闌幽海人謠望夫石東飛伯勞西飛燕

五首卷首周旋序亦鈌此乃完帙也

林外野言二卷　舊鈔本

元崑山郭翼字義仲撰

傚軒吟藁一卷　舊鈔本

元胡天游撰

鄧山序　弘治十二年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明刊本

元鄭玉撰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于繩墨心末之好也

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探議持論務
辯道理談名義岌岌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
歎服之于是迺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
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
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
一體于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
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
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
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
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迺與幣天下

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闊朝廷不之强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詬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于出處死生之際

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光所爲辭章凡近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豈可謂先生之文與行皆卓然者世其得而朽之者乎予愳夫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洪武三年歲舍庚戌春三月朔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金　王禕　充書

綮北序王忠文集失收

竹居詩集二卷舊鈔本

元王廷珪撰國子助教郡人張信校正

張淇序宣德元年

王進序宣德元年

范願先序宣德二年

李傑序正德六年

徐謙跋宣德二年

六世孫卞跋正德九年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　鮑淥飮手鈔本

元靈武王翰用文撰

詩者聲之文也本于內而見于外者也仁義之發醞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淫放僻之辭誕曼側然之故而已哉粤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爲賡歌愼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爲皇極敷言之敎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渢渢乎正音或未嚮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問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于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

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于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予留築來閩郡庠生王俯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予請序其首予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于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于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于勝朝而秉義于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

應而非苟然貶葩組華者比且徵于予之向所云者為益信也噫觀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覘其行覘其行則可以相忘于言語之外矣于予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葢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序

先府君平昔喜作詩晩年隱遯林壑尤必以此自娛故凡其觸物感事流連光景一寓于詩以舒其抑鬱之懷以發其憤惋之氣其作頗多第

以家不蓄藁俱自悼年屬所背棄不能一舉成篇比自有知以來始于耆老故舊之間掇拾遺編粗得以上若干首類成卷帙用敢示之子孫是雖不能盡得其詳而其志節大略亦于此焉見耳嗚呼爲子孫者苟能因其詞而知其心則亦庶乎凜凜然思以繼承于不墜哉歲上章敦牂孟春初吉孤子偁謹書　玄孫焯謹錄

閑過齋集八卷　咲生堂鈔本

元吳海撰　門人靈武王偁編次進士永嘉胡翰校正

徐起序歲在辛巳

王偁跋歲次辛巳

案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版心有淡生堂

鈔本五字徐起王偁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

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辛巳也革除之後改

經刋改故不著年號

學言稿六卷明弘治刊本

元臨川吳當著

徐霖序弘治十三年

葉天爵跋弘治十三年

學言稿六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吳當撰

北郭詩集六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曹彬侯舊藏

大元澄江書院山長許恕如心撰

詩爲吟詠性情作也例以刪後無詩可乎今人之詩與古人之詩異詩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異然詩而不以文爲法則又戾于古也遐矣世之名公鉅儒騷人墨客傷人感懷物情景態吟詠之間一唱三歎而不足自非胸中有文者疇克爾耶北郭許君如心其質淸以奇其學贍以正

其爲歌詩也其思深其義備性情中出固也故古之爲詩者太白之言放子美之言憂盛世之士其言也雍容世之亂也其言悲傷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若如心者不遇于時不偶于世感歎悲哀之辭見諸短章大篇中渾涵汗瀾而有流連光景之思嗚呼可悲也巳使吾如心得時行志而爲治世之音被之樂章薦登清廟當不啻是集之鋪張而已也如心名恕嘗用薦者起家澄江書院山長北郭其自號也因以是名集湛

武十四年辛酉歲夏五月溝南老人里中張端

序

江陰許處士如心子卽世之若干年其仲子今禮部主事節裒其所爲詩若干篇鋟諸梓曰北郭集請予序之以博其傳焉噫處士之詩亦盛矣節之用心亦勤矣然處士未始 詩之傳而節則不忍靳其傳也世之處得其勢又能張虛名擧浮譽者其爲詩易以稱易以稱則易以傳也而山林枯槁之士韜形斂跡若玉在璞而珠藏淵也苟非其光潤實有不可掩者則其爲詩獲稱于人也難而獲傳于人也亦難矣易傳也

而或傳之不久難傳也而或久而能傳則君子有甯爲彼而不爲此者矣大都詩之所本者情也詩而不本于情何以謂之詩情之所著者詞也情而不著乎詞何以達乎情詞之所依者音也詞而不協于音何以備其詞蓋是三者而後爲詩之至今觀處士之詩玄澹沖曠其情也發揚浩瀚其詞也流亮激越其音也是雖欲弗傳蓋難乎其弗傳也是節雖不博其傳蓋傳之者自無不博也而節之心則有不忍者焉此北郭集之所以刻也序而歸之尤知處士之有子洪

武癸亥夏四月既望將仕郎右國子監學錄吳

郡金文徵序

禮部主事許君文度持其先處士之詩曰北郭集者若干卷求爲之序其雍容俯仰若冠冕紳琿周旋堂陛之上其縱橫馳騁若風雲蛇鳥拔兵行陣之間而其音節曲折則如琴瑟簫磬雜乎竝奏而雅韵逸發也予亟讀之不暇而爲之歎曰美哉乎處士之作也果何自而臻此予聞山林江湖風振樹而雨垂淵其間隈壘波濤與夫石皺木穴遞爲吸吹呑吐舂撞澎湃而洪纖

廣陿徐疾以有函湖清越鏗鏘鏜鎝作止散合引唱荅和無不中音合節天爲成而地爲設也古人之于詩何獨不然哉其情與事物感觸有憂愁悅豫喪離疾痛也于是焉有欸息嘯歌哭泣呻吟之聲因其聲之韵合言之文而詩者出焉莫非自然也夫惟自然是以不窮于研揣畦町之間有以發其比興之微而極乎人情物理之變今于處士之作見之矣處士鍾粹美之資抱疏通之才執温恭之德而抗高尚之志方鄉邦據于僭僞時鮮不爲其用以苟升斗之祿處

士曾不屑焉盛年甘自放于海濱則其平生之
情歡愉怫悱悲思慷慨觸于物者宜有以昌其
詩而發焉嗟乎與處士並世而遷就委曲取富
貴者非不得時名而爲閭里之所豔距今才二
十年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其人往往處士雖布
衣没齒自其在時負能詩聲既没而有賢子若
文度者發其遺稿彙次成帙刻梓以傳處士之
名固當與是集並存天壤閒矣以其所得者計
之其所取造物果孰優乎哉是爲序洪武十八
年歲次乙丑三月六日前史館眉山蘇伯衡序

古人謂置心平易始知詩況爲詩乎浩然欲立萬物之表藏于無端之紀是纂空虛耳非平易也屑屑然與世俗是非相勝負圍之而莫脫是仮陋民耳非平易也惟高不絕俗近不遺理喜怒在物死生優游廓之通造化斂之存方寸始爲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澹然無作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韶頀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唐史不載其爲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

酣豢富貴胸中固非泊然自静者矣及投荒脩居閒潄滌其辭雖淸吟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時泄于其間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逐其辭雖子厚猶不能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當元盛時取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已積月累時求一身榮耳雖閒有長才善策迫于其類亦無從施故有志者不肯爲也甯往往投山水閒自樂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先生少以文學著名用薦者起身爲澄江書院山長不

樂郎弃去浩然自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詠月人莫測也其爲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意愈無窮固不暇如世之粉藻一辭一句取媚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雖然淵明當晉室告終力不能救其詠吟茅茨之下固非得已也先生亦豈隱者使言行計從當與古人有爲者並今抱身而去獨得已乎讀先生之詩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先生諱恕字如心江陰人也其子節今爲禮部主事學行無愧于先生云洪武十有八年歲在乙丑春正月既望天台林右序

玉笥集十卷 舊鈔本

元會稽張憲思廉撰

劉釪序 成化

劉江序

今釋跋

張煥采跋

鶴年詩集三卷 舊鈔本 宋賓王校

元丁鶴年撰 門人四明戴標習脩江向誠信道

曡鎧編次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于國

風者僅自邠秦而止邠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
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躋之列國矣我元受命
亦由西北而與西北諸國若回回畏吾我
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
藩其沐浴休光霑被龍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
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
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
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
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
與陰鏗何遜齊驅而竝駕他如高公彥敬巙公

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栢斡公克莊魯公至道二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邠泰葢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于仕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悲哀痛苦之情一于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

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
在于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
寓夫憂國愛民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
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葢其措辭命意
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
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
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
歟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
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
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

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絶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于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習錄其師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鶴年予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

之遺意焉昔唐之僧有讀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寶之生其寶之虎邱瀞居老人至仁書

宋氏手跋曰丁鶴年詩向無刻本轉相鈔寫譌字頗多雍正丁未端陽後一日得秀水朱竹垞翁所藏明正統間刻本于吳郡桃花塢文瑞樓雨窗較閱刻本亦微有譌字前明蕭山魏驥序之賓王較并記

案此集係竹塢文氏家藏後有文點與也圖章

鶴年詩集三卷　元刊本　徐興公舊藏

元丁鶴年撰　門人四明戴稷習脩江向誠信道方外曇鍠編次

徐氏手跋曰予鄕家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版後有廬陵楊文貞士奇跋語紙墨古潔予珍惜之斯本爲元版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事詳郡志二本俱善因合藏之萬歷丁未春正月三日徐興公題

參此元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閩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長印徐𤊹之印白文

方印徐氏與公白文方印卷面有與公手書丁鶴年徐氏汗竹巢珍藏本元版十四字

丁鶴年先生詩集三卷 舊鈔本 勞巽卿舊藏

元丁鶴年撰

勞氏手跋曰丁鶴年詩從朱賓王校本傳出隨校一過原本卷首四番及序跋補遺詩皆賓王手錄卷中譌字尚有塗鉛未補者俟再假本校之癸卯九月四日鐙下書于王參差閣卧室巽卿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一

青村遺稿一卷　舊鈔本

元劉涓撰

董朔生序　嘉靖三年

胡森跋

黃端序

黃宗明跋

貞素齋文集八卷附錄一卷附北莊遺藁一卷 舊鈔本

元舒頔道原撰

予曩歲浪游湖海間所作益多求其合于體者蓋寡因其寡而嘗致極思焉自壬辰兵變家藏譜畫書籍與所作舊稿蕩然無遺雖居離亂中艱難險阻于情萬狀獨于詩未嘗忘情復蒐數帙自題曰古澹華陽槀貞素齋集不過其所歷所見爲異時話柄四五年間妖燹未除兵革未息出處未甯東奔西竄又復零落當飢寒鬱悒不堪于懷發而爲哀怨憤切之語關于風係于

世事槩見于辭雖無匡救之直而忠愛之意惓惓然一飯不忘然則三百篇不作則治亂風刺之義不幾于息乎予之所作雖未合于體要于道或者有時關于時設未盡善尚俟夫後之知音者訂正云洪武辛亥冬十月六日華陽逸者

舒頤道原甫序

趙春序 嘉靖庚子

戴嘉猷序 嘉靖庚子

胡富序 正德戊寅

胡文彬序 嘉靖庚子

裔孫胡陽序 嘉靖庚子

徐銘跋 嘉靖庚子

方桂薰跋 同上

章瑞序 正德戊寅

黃槐跋 嘉靖庚子

裔孫燚跋 正德戊寅

汪用章序 嘉靖庚子

七世孫旭跋 同上

八世孫孔昭跋 同上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鈔本

元錢塘錢惟善思復撰

錢塘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予見其詩益知其爲人思復知予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妥適淸蒨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焉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雜飾其言以爲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强爲之哉予蚤歲亦嘗有志於是顧爲貧

所驅奔走埃壒之涂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襄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

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涉於議論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狃於所習近時又倡爲對偶排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而無生氣流動謂可以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

晩唐四靈於景物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雨耳人耶予嘗謂少陵詩詩則律意則不律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莊生斲輪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響如居仁郘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具法眼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涓安

夏溥書

翁氏手跋曰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致好事者因裝褫成冊錢磬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後伯兄鶴徵

于金閶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無從攷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循貫酸齋書卷元人草元閣湘竹龍唱和并雜詩束共此集爲三册得于康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于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叉

張翁杖識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舊鈔本

元錢塘錢惟善思復撰

陳旅序至元戊寅

夏溥序至元五年

一山文集九卷舊鈔本

元進士翰林院檢討東安李繼本撰

黎公頴序景泰癸酉

龜巢摘藁三卷元人鈔本　曝書亭舊藏

元謝應芳撰

毘陵謝先生昔避地吳淞之上予適自燕至吳

予友涿郡劉子南氏嘗道先生姓名學行之懿

予願見而未暇焉後十年識先生之仲子于崑

山則先生已歸隱於毘陵矣又十年婁東袁子英氏以先生年八十邀予賦詩爲先生壽繼又告曰先生之門人主著集先生之詩鋟諸梓先生摘其詩之什一與之凡若干卷名龜巢摘槀復徵予序卷端予辭以未識先生又未嘗閱先生之詩集何敢率爾從命且衰退不敏又何能賛一辭於其間哉予言又豈足爲先生軒輊哉然子南既稱先生於前子英復頌先生於後況嘗與先生之子林連牀累日觀其從容詩禮秀拔儒林則先生之言行可知已傳曰不知其人

視其友不知其父視其子又奚必識先生之面誦先生之詩哉嘗聞先生之爲人耿介尚節義與世寡合其爲詩也非有關於風致者不爲也非有得於情之正者不　也惜先生不少試其才於時肥遯以終身焉先生有辯惑四卷行于世皆發先儒所未發其於後學豈小補哉予始述所聞者如此先生名應芳字子蘭號龜巢云時洪武十二年歲己未七月既望前江浙儒學副提舉豐城始豐山人余詮序

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有是言也有能處憂患顛

沛之中不爲外物之所搖奪形於言辭無蹙迫
憤懣之病有異於昔人之言者惟君子爲能之
吾於子蘭先生之文見之矣先生蚤有俊譽嘗
爲
晉仲俞用中諸公所知生平重然諾勇於
爲義紬繹經史作爲文章咸有根柢與人論辨
不少休在鄉里時請復鄒忠公墓篤哭中
又請作顧元公廟世俗怵於異端邪說先生因
取經傳之言作辨惑編以警之其襟度磊落識
見雅正實爲士林所推重洪武十年冬先生元
子林以郡府所舉至京師先以書諗熊曰某有

舊作學子王碧願板刻之乃爲摘數十篇以從
其請子其序之庶不爲贅蒙矣曩先生避兵時
雖漂搖逆旅中所至人欽其德望延致恐後巢
定松江之旁講授之暇聊以詩酒自娛態託交
十五六年一時倡和若楊維楨廉夫倪瓚元鎭
顧瑛仲瑛俯仰之間淪落泉壤先生年逾八十
歸隱橫山實爲後進之所　其所著述有不
期於傳而自傳者矣吾友中書舍人閩人張至
道評先生之詩雅正純絜法度整嚴可與傅與
礪柏伯仲識者以爲名言態竊覩先生養之厚

氣之充言行卓卓如此葢喜聞而樂道之者因以冠之篇端先生姓謝氏自號龜巢老人因名其集爲龜巢文稾云范陽盧熊序

龜巢藁十五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元毘陵謝應芳承甫著

石初周先生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周霆震撰

文章之在古今猶天地之元氣未嘗一息閉也論者謂文章繫乎世運盛則盛衰則衰是未足爲知斯文者世運盛文章固與之俱盛及其衰

也文章不與之俱衰何也盛而非文之用不能以致治衰而非斯文之末喪何以扶當世之衰後來之盛乎蓋盛而衰衰而復盛者世運之常文章與天地並不隨世運也是以文章顯而世運爲之盛文章藏而世運爲之衰顯顯於天下藏藏於人心藏其本也故凡文章之顯於天下者皆藏於人心者爲之此乃人得之於天所以合元氣以御世運者世運豈得而盛衰之哉然顯者天下共知而尊之藏非知道之君子未易與語此也烏乎廬陵能文章者尚矣近遭世亂

儒道幾墜今英材輩出各以其所能詩若文自高而不知有應俗之慚其將何以極之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爲文爲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余以爲當此之時得如先生數輩以激昂後學使有所法庶幾鄉國有天下士以鳴聖朝啟運之隆而古文復倡於茲豈不足爲廬陵光而未見有志之同者豈天無意於顯者而猶有待耶然則先生之文與詩何可使晦而弗彰乎至是先

生之門人吳彦文編錄爲集且道先生之命欲予爲之序予昔雖嘗學於鄉先生之能文辭者未能今又窮處而奚及何能與於此而先生獨不鄙夷之意者天將復顯斯文與先生其知我矣於是述愚所見附於集之末以俟夫能古文而顯者以質其然否焉洪武癸丑孟夏初吉老友劉玉汝成之書

陳謨序洪武六年

粤若稽古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聲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雅爲頌古今詩

人之窮無如子美精於詩者亦無如子美顚倒短褐到處悲辛信窮矣致君堯舜自比稷契詩能窮之乎周公思兼三王制作雅頌詩之精者也吉甫作頌穆如淸風亦詩之精者也詩不能窮人也謂子美以詩而致窮且不可謂古聖人而窮於詩可乎同郡周石初先生嘗不諱之躬必以窮經爲事必以舉進士爲業然天不能使人材不出於科第亦不能使人材必盡出於科第惟材力時命適相値者迺無往不遂耳用是坐廢而先生之門受業滋多先生之文日益富

矣予觀唐宋諸大家工於詩者每不足於爲文文不兼詩詩不兼文而先生獨能兼之也迄二十年兵革之禍旣裂冠燬冕斷腸招些未之前聞予所覩記石壕新安彭衙之類在洽忽者往往有足徵焉而先生一飯不忘君之意惓惓忠愛溢於言外此先生之文之必傳於永久無疑也嗟夫士窮則修於家不窮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孔明所師者龐士元司馬德操所友者崔州平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假令南陽秉耒不釋則索然俱爲陳迹矣世豈知有伊呂之事哉然

則先生之不遇其志亦可悲矣先生命其孫安卿從予正葩之學且挾此稿來就予評予故舉曾人之論古之死而不朽者以獻焉洪武七年甲寅中秋日葛化誠夫書

石初周先生予四十年前友也長予十歲始定交於桂隱劉先生之門時方銳意場屋累試有司不偶乃斂其英華發爲詩文雄偉俊邁自成一家有金玉之音無脂韋之態深爲諸老所器重旣而世變紛紜東西奔竄比年復客城西年逾八十老氣崢嶸顧當時講行惟予一人存更

咄迭和議論縱橫累日不厭教授子弟必道彝倫之言平生詩文千百篇厄於灰燼此編特兵後感時觸事之作不輕以示人間出與予評予竊觀其學問文思度越輩流且賦性剛介擇交寡言晚生後進多不知其所爲亦不屑與之語侵尋莫景歷艱涉危猶傲睨一時決不肯阿順苟容其胸中所養如此故發爲詞華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蹈矩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沈著痛快慷慨抑揚由其平日淹貫諸大家積

之旣深發於毫端皆渾然天成類非勉强步驟所能及嗚呼近時詩文一變蹈襲粱陊以夸淫靡麗爲工纎弱姸媚爲巧放肆驕泆傲然自謂古之人厚誣當時以誑惑聾瞽是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之學切於爲己先生之心樂於及人其素所樹立如予者豈足爲輕重哉特有感於風化之移易鄉之隱君子相謂曰石初氏端莊不矜語必已出生平孤介自信深堅非其人竟席不發一談若可與言輙盡情傾吐然傾吐時甚少故流輩多不合晚遭世變足未嘗入城闕

一步名不掛投贈卷中惟教授諸生夜分忘倦
葢其天性然也閱視悲歌慷慨由少陵忠愛根
之詩道陵夷首倡正論古風不泯伊誰之力哉
斯言也得其彷彿故述之庶足以質予之非誇
云歲次玄默困敦律中㽔賓重午日老友梅間
張瑩書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旣序之詳矣處士
孫安卿提舉徵言于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
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
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爲一時名

士所推尚向令濟一科授一職則倥偬簿書期會間何暇于文且文者氣之發于辭而成章者也處士爲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于文也不澆而澹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惓惓于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武

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周 跋 萬歷十九年

周泰跋 正統十 年

彭時商輅劉宣夏時正跋 成化九年

山窗餘稿一卷 明初刊本

元 餘平甘復著

趙琥序 成化癸卯

甘復先序 成化丙午

梧溪集七卷 明初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 江陰王逢原吉撰

太平王生光大以澉江櫂歌詩求予序其端且曰是詩江陰王原吉作也原吉與予同姓同業學詩於延陵陳漢卿陳與柯敬仲俱事邵庵虞公得其傳邵庵蔚然儒宗爲時名臣柯參書奎章閣卒陳今爲東流尹亦躋顯仕原吉窮而在下能自以詩鳴家居澉江志樂漁隱因以目其詩初光大得之永嘉陳昌道氏併日夜讀一再過竊中於心光大事先生久與原吉姓同業同而其志又同願受一言以爲評噫詩言志無間於古今無分於隱顯也當堯舜時朝廷有賡歌

之美康衢有擊壤之謠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

皆然漢魏而下含其心志工其文辭迄於宋季

滋甚我朝疎齋子昂能五言曼碩善歌行邵庵

長於律三四公繼作一洒宋季之陋並驅晉唐

駸駸乎漢魏而逮於古矣雖然學古有道生歸

持其志養其氣使德存於心而言出諸口志之

大者其氣淯以淸其辭婉而直其聲舒遲而旨

意無窮誠如是不期古而古何待有爲哉且予

閲文章與風俗相推移觀激江櫂歌則盧趙虞

揭三四公之力昭昭矣原吉守漢卿之學宗邵

庵之傳博以三百篇之趣櫂歌舂申山水間發情止義不古也哉惜予老不能振之也然聽歌滄浪觀風康衞必有審音者原吉其不鳴天朝而賡歌於上矣乎於乎有所譽者有所試也倚歌而和之樂善有誠也聽其言而知其德觀其志而審其有爲古之人皆云曾謂我媢夫人乎哉王生其懋之生請書其言遂爲序至正丙戌

夏新安汪澤民書

士莫先於尚志志之所在言行著焉考其行諦其言可以知其志矣世微道息旣不可潔身以

亂倫又不可忘世而獨善飭躬修辭中慮中倫高尚之志隱然可見斯得不謂之君子已乎吾讀梧溪集而得其人焉曰江陰王逢原吉父原吉氣清而才茂學洽而行檢優談論富謀畫弱冠獲譽士林嘗稱疾牢辭臺臣之薦人咸高之遭時多虞以客爲家大府交辟一不就迴翔州里能以一言活黨亂者數千人之命以一檄降惡少五千之衆又聚瘞無錫之殲於兵者千百人之齒骼力可致者不少悋嗇與之語恂恂也至於去就之辨三公不能易其介三軍不能奪

其節故其吐而爲歌詩也一則闡彝倫之大一則褒幽潛之光一物一事之詠未嘗不重致其憂思慨歎焉其辭婉而諷其旨微而貞蓋有得夫六藝之蘊植於事爲者如彼發於詞章者又如此所謂中慮中倫者非歟於乎行藏顯晦士之大致也有義存焉以原吉之才之學無施不可又非無相知者其不願仕者志也志豈異於人哉惟其義而已吾誦其詩不惟嘉其志而又有感焉白駒考槃不圖見於斯也原吉中年築草堂于松之青龍江上以吟詠自娛追惟其大

母徐夫人嘗手植雙梧故里横河之上今世遠地殊因自號梧溪子示不忘也故集以是名其殆自混於天隨玄眞之流乎雖然其視枉己而舍義者奚啻天壤異時如傳逸民吾必以原吉爲魯仲連之列至正己亥仲秋番陽周伯琦書

世稱老杜爲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焉其旨直而婉其詞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春秋

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値其時有不容已者杜亦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也予讀其詩悼家難憫國難採摭貞操訪求死節網羅俗謠與民謳如帖木侯張武略張孝子費夫人趙氏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笠黄宫柳場無家燕諸篇皆爲他日國史起本亦杜史之流歟逢本山澤之士其淡泊閑靜是其本狀而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予亦云春秋之詩也採詩之官苟未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私自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于册者班班乎其無

詩若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豪邁跌宕
不讓貴介威武之夫者兼人之長亦頗似杜吁
代之勤故殘餘欲傳于世稱爲作人而逢詩不
傳吾不信也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會稽
楊維禎書
顧氏手跋曰鮑丈淥飮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
子晉所藏在先從兄抱沖小讀書堆屬予勘定
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
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熹厥意從望山姪
借出竭三旬力補改傳鈔闕誤推是六十七兩卷

板心有粉墨塗改痕跡於次第頗舛錯盍景泰板模糊斷爛致有此失又悉爲之推求訂正庶幾稱善矣然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石銘題下梧溪自注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𣫍求記具言之子并見汲古別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舛錯脫落相較殊遜不知世間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一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旣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

嘉慶丁丑歲顧千里書

案此元刋明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

字卷中有元本朱文腰形印中子朱文方印毛晉之印朱文方印毛氏子晉朱文方印文瑞樓白文方印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白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毛晉私印子晉朱文二方印毛扆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蓮涇朱文方印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印

梧溪集七卷 周研農手鈔本 池北書庫舊藏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汪澤民序 至正丙戌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楊維楨序至正十九年

王氏手跋曰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刻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凋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于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

敬仲俱事虞邵庵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再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漁洋山人跋

又曰元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七卷壬申歲門人楊庶常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研農氏手錄本也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研農壽八十有七乃卒今歿才五六年耳

吾吾類稿三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吳臯撰

胡居敬序曰强圉作噩之祀予還江右抵臨江

假寓天甯寺寺密邇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
生舜舉游先生嘗語予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
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絃誦絕響教無所敷
吾甚恥之既而時異事殊先生屏居閭里闢一
室續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
習眎之漠如也郡洊罹兵變干戈相承學宮荒
閴衰殘之境遺民逸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
奉贄請益雖武夫悍將多遣子弟就學焉四方
縉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屨恆滿平居無事操觚
染翰著述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

傳誦之遺時多難竟齋志以没惜哉先生没十餘年其子均彙次遺稿屬爲序予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僅若此蓋掇拾于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雅從容于法度之中其爲詩沖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先生世家臨州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文能守其

家學云

梁寅序曰予留郡城獲覩吴舜舉吾吾先生詩尤妙于五言如竹林清飈頓蘇煩鬱如蘭臯秋露頓殊塵境因歎曰詩形于音音生于心心有所契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之音也而予未能知之憶予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爲弟子員予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因予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爲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没矣而始

獲盡觀其詩文皆齊軰古人乃大愧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于自怠而闇于知人也嗚呼白首巖扃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居敬序之詳矣予書此于後姑以見慕之之至而愧之之深也

詩權輿於康衢之謠賡載之歌而大備于成周之風雅頌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

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于李陵蘇武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今人之詩體而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于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于律而絕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于對偶媲青配白爭以纖巧新奇爲尙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

其可少乎臨川吳舜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近二體諸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爲臨江郡博士其淑之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子均收輯遺篇于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永其傳以予與先生相知之深徵序其端予不敢辭張美和序